

河南省現代劇目彙報演出

劇本選集

(三)

英

雄

山

缺

水

嶺

石

坡

灣

河南省劇目工作委員會編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河南省现代剧目彙报演出剧本选集

(第三集)

英雄山、缺水嶺、石坡灣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編

•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

•

豫总書号: 1770

787×1092耗 $\frac{1}{32}$ • 2 $\frac{13}{16}$ 印張 • 70,000字

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087册

統一書号: T10105·368

定价: (7) 0.26元

英雄山

許昌專區豫劇團創作組編

魏永章、劉錫年執筆

內 容 提 要

为了徹底改变山区面貌，給山区人民謀最大的幸福，党領導群众治山治水。共青团員薛鳳仙，積極响应党的号召，在大雪紛飞、北風刺骨的严寒天气，帶領青年們上鳩山挖魚鱗坑、修梯田。在除夕晚上，还和堅硬的冻土作斗争。她的父母思想保守，对于鳳仙治山多方面进行阻撓，落后分子还造謠破坏，但始終沒有动摇鳳仙治山的决心。經過大家的艰苦奋斗，終於把鳩山改造完成，第二年就获得了大丰收。省領導为此獎給他們一面錦旗，并改名为“英雄山”。鳳仙也被評为劳动英雄，光荣地上北京去見毛主席。

人物：

薛凤仙（仙）：女，十七岁，共青团员。

薛庚臣（臣）：男，五十三岁，凤仙之父。

薛爷爷（爷）：男，七十多岁，庚臣的叔父。

薛子贤（贤）：男，五十多岁，会计，庚臣的哥哥。

凤仙娘（娘）：女，四十八岁，庚臣之妻。

春 兰（兰）：女，十六岁，子贤之女。

王从良（王）：男，二十七岁，乡党委书记。

张建坡（坡）：男，二十五岁，基建队员。

马振雷（雷）：男，十九岁。

刘 根（刘）：男，十七岁。

张学州（州）：男，十八岁，高小毕业生。

裂 子（裂）：男，二十多岁。

丁 天（天）：男，二十多岁。

瑞 芬（芬）：女，十七岁，基建队员。

姜庙代表一人，男女群众若干人。

第一場

1956年12月在河南某山区。

〔一个山村农家的院落，从大門和矮牆上面可看到鳩山，山上盖着厚厚的白雪。从幕內传来：“响应党的号召！”

“叫高山低头！河水讓路！”的口号声，子賢很不以为然的从屋內走出来。

賢：哼！随便弄点啥，也都比治山强。治山哩，真是沒事干啦！

（唱）今天动員治荒山，年輕的孩子們鬧破了天，

爭着举手把名报，恐怕落到人后边。

（指內夾白）您都沒想想！

鳩山周圍几十里，山連山来川連川，

大山就有十几座，何年何月才能治完？

年輕人只知道充能干，把事情看的太簡單！

爷：（爷上）子賢！你咋一开会老是迟到早退哩？

賢：三叔！你叫我听那云天霧地的話干啥！

爷：支書說的都是为咱大家的事，咋能說是云天霧地哩！

賢：三叔！

（唱）合作社搞生产务农为本，就应该对种地多加关心，

沒有事到路上积肥拾粪，也比那去治山强上几分。

爷：（唱）荒山岭带来的灾害訴說不尽，不是涝就是旱危害人民，

庄稼收成拿不穩，誰都不願住山村，

領導上号召治山又治水，青年人个个有信心。

我看你呀，真是三斧子破不开的榆木疙瘩！

賢：那你干脆說我是老保守妥啦！

爷：就說你是老保守，一点也不亏你！

〔王、仙、雷、坡、刘、州、当、天、裂上。

王：老爷爷，又生气了嗎？

爷：支書，你刚才在会上說多清楚：为啥要治山，咱怎样治法，今后的远景，我老汉听了高兴的心里直跳：子賢一句也沒听到耳朵里，他說咱治山还不胜去拾粪哩，你說我气不气。

（对賢）哼，我看供养你讀那几年書，算白搭啦！

賢：支書，我不是反对治山哪，不过这治山自古以来書上都没記載呀！治水有“禹王治水凿山开河，三过其門而不入。”治山自古以来都沒有这个例子。

王：真的沒有嗎？

賢：这——从前有个愚公想移去太行、王屋二山，那是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所以后人都称他为愚公啊！愚者笨也。

王：古人沒有治山，山区人民长年忍飢挨餓，今天有共产党领导，难道还能挺着受罪嗎？

仙：咱这薛溝年年发水年年淹，俺北山溝那二亩地就沒大收过，总是庄稼长的好好的，到快熟的时候发水啦！有时候冲的連种也打不够。不治山能行嗎？

坡：前年下大雨，我正睡着哩，水灌进屋里啦！只听扑通一声，我赶紧爬起来一看，牲口屋冲塌啦，連小牛犢也都冲跑啦！

雷：咱这山区，下两天雨就是溝滿河平，早起来連一滴水都沒有，烧茶作飯得跑十几里地去挑水，就凭这也得治山！

賢：山真能治好我能反对嗎？不过就象您說那山上挖几个坑，它能挡住山洪嗎？

王：我們不是挖几个坑，而是滿山挖成魚鱗坑，我在山西参观过，这样不但能够挡住洪水，还能种庄稼、栽树木，增加收入。

賢：山上种庄稼？咱这是石头山，每年連白草都长不高啊！

王：我們只要挖好治山工程，保持水土，就能丰收。

賢：支書！我說句該打咀的話，這可不是一二畝地，來幾十個人一兩天干完啦！你看這圓圈十幾座山，那一個不是一上一下幾里地，我看就是十年二十年也難治好。

仙：大伯！不要說他十幾座山，我們有黨有毛主席的英明領導，有群眾的沖天干勁，就是幾百幾千座山，也能馬到成功。

王：鳳仙說的對，只要相信黨依靠群眾，天大的事，想到就能辦到。

眾：對！

王：報名參加基建隊的同志這邊站，我們面對大山向黨宣誓！

眾：好！

王：（唱）面對高山發宏願，治山的決心鐵一般！

山不治好不收兵，（以下王說一句，眾復誦）

不實現四化：山頭樛化，山地水利化，山坡梯田化，梯田水稻化，木不成林樹不結果，

眾：（唱）我們決不下高山！

仙：（唱）山不治好我不結婚，

眾：（唱）不獲全勝不甘心。

仙：（唱）要叫高山低下頭，

眾：（唱）要把劣溝變江南。

王：同志們，趕快回家準備家具，明天上山。

眾：好！（一擁而下）

蘭：鳳仙姐，我也參加基建隊哩。

仙：好，走！

賢：春蘭，回來！

蘭：不！（跑下）

爷：我还去参加治山哩！

賢：唉！

（幕落）

第 二 場

〔前場的第二天，在鳩山坡上。凤仙扛鋤头上。

仙：（唱）天气虽冷心如火，决心立志改山河，

周围群山无其数，旱涝不收灾禍多。

王支書山西参观过，大泉山治理的眞不錯，

山上有林树有果，上有树木下有河。

同志們听了都高兴，一心要向山西学，

治山的决議已通过，首先治理鳩山坡。

宣布建立基建队，报名的青年有一百多，

我是报名的头一个，随后边成群的青年紧跟着，

基建队长选上了我，积极带头多干活。

王：（上）凤仙，你怎么不管大伙，一个人上来啦！

仙：雪老大呀，我是来看看路能走不能走。

王：现在你是领导啦，要常和群众在一起，注意群众的思想問題，你没看出，丁天有点怕冷不想来嗎？

仙：治山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，冷一点怕什么，不能吃苦还能建設社会主义嗎？

王：看問題不能太簡單，就是因为有思想比較落后的，才要先进思想去带动他們，当领导更应当注意这一点。

仙：好吧，我找時間給丁天談談。

王：（往山上看）唉！往山上去一点路影也沒有。

仙：不要紧，我在前边斂雪，你帶着大伙走吧！

王：叫建坡帶着队，咱俩斂雪吧。

仙：好。（二人斂雪过場，仙向內喊）同志們，

快上来呀！（内应：来啦！）

〔全体队员爬上雪山，舞蹈过场。〕

〔二幕开，大家都在等待着。〕

众：队长，在那里挖呀？

仙：就在这儿。来，先挖鱼鳞坑。

众：鱼鳞坑啥样？俺都没见过。

王：我在山西参观过，有五尺长二尺深，给西瓜牙儿一样，咱就照样干吧。

刘：小吕要不走多好呀！

王：咱也不能光依赖人家，测量、绘图是人家帮助咱弄的，这些工程也说得明确，咱照样干就行啦。

仙：如果大伙不明白，我就先挖一个给大伙看看，你们说中不中？

众：中。（仙举钺头猛力落下，砰一声把钺头碰了回来）

天：看看冻的多硬呀！（仙又是一下）

裂：等过年开化再说吧！

王：开化就该种庄稼啦，天一热雨一多，想弄啥也晚啦。

天：挖不成看咋办！

仙：我就不信挖不成……（连挖数下，在雷、坡的帮助下，第一个鱼鳞坑挖成了）同志们，鱼鳞坑就是这样，大家照着作就行啦。干吧！

天：可是老费劲呀！

仙：不要紧。同志们，多使点劲就行啦。来，干吧！

（唱）茫茫荒山盖白雪，坚硬的石头像堆铁。

坡：（唱）刀剥斧砍它不怕，

众：（唱）就怕咱英雄志坚决。

王：（唱）你硬似铁，

众：（唱）俺志坚决！

仙：（唱）你硬似铁，

众：（唱）俺志坚决！坚决要把它打裂！

王：（唱）要把荒山变沃土，

众：（唱）各色花朵开不败。

王：（唱）除掉荒草栽上树，林荫复盖遮日月。

仙：（唱）山下都要长流水，

众：（唱）肥胖的鹅鸭塘边歇，

坡：（唱）里里外外粮食囤，

众：（唱）可口的水果满树结。

仙：（唱）蒸馍大米顿顿吃，

众：（唱）鸡鸭鱼肉都不缺。

雷：（唱）夏天上山不怕晒，

众：（唱）到处一片绿树叶。

爷：（唱）虽然今天受点苦，

众：（唱）为了明年好日月。

王：对，我们今天受点苦，就是为了将来的幸福。同志们，咱们休息会吧！

众：好。（众坐下休息）

王：同志们，趁休息时间，有个事给大家商量商量。刚才和你们队长研究了一下，咱们每天从家里往山上跑，来回七八里，天又这么短，太浪费时间。明天咱们都搬到山上，把粮食也带来，在山上立伙，大家看怎么样？

雷：在家也是吃，在这也是吃，明天我保证把粮食带来。

天：这么冷的天住山上，可不把人冻干了！

王：还能真在山上住，就住在山下这个小庄上就行了。

裂：这么多的人吃饭，那里有这么大的锅呀？

兰：俺家有。前年俺爹在工地上包过饭，锅碗啥都全，就怕他不借给。

仙：我去动员。

天：只怕家里不叫拿粮食。

雷：自己思想怕艰苦，就别找借口啦！

天：你积极，明天你自己来。

王：不要吵了。

天：支书你看见了吧，俺还没有说句话哩，大帽子又扣上啦！

王：可是你说的也不对头呀，你还没有回去，咋知道家里不让你拿粮食？

天：俺爹当着家里，谁知道他给不给！

王：老人家思想不通，我们应当说服动员。

天：那……

王：不过……首先我们自己对治山得有个正确认识，不要看天冷一点，地硬一点，就被困难吓住了。常言说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那有甜上甜”呀！

天：这个我知道。支书，你看我刚才干的多有劲！

王：知道就好。同志们，天不早了，下山吧！（众分下）

（幕落）

第三场

〔当天晚上，在子贤家里，庚臣焦躁地上。〕

臣：（唱）眼看看天将二更半，西北风刮的刺骨寒，

风仙在山上还未回转，一家老少把心耽。

仙她娘口口声声把我怨，吵的我坐卧不得安，

我去找子贤哥问一问，看孩子啥时候才能下山。

子贤哥！

賢：誰呀？（出）哦，是庚臣。下这么大你咋出来啦，快进来烤火吧！（二人进屋坐下）

臣：子賢哥，天都半夜啦，山上基建队咋还不收工哩？

賢：他們啥时候收工我会知道！

臣：你是會計哩，社里事你能不得点信儿。

賢：會計咋着，現在这些年輕人心都大啦，你說啥他都不听。

臣：天这么冷，风这么大，又下着大雪，他們能弄出来点啥名堂！

賢：啥名堂？我早就說过，治山自古至今就沒有这个例子，他們不听你有啥法哩！春兰这死妮子也去啦，这时候还没回来哩。

臣：唉！这些孩子們……

賢：別发愁，弄不了几天，年輕人麦秸火性子，忽嘯一陣子就完啦。你看着他們要能干三天，把眼給我扣了。（兰上）

兰：爹！

賢：山上怪凉快，可在那儿玩唄，还回来干啥？

兰：俺給俺仙姐在那治山哩，誰在那玩啦！

賢：治山！庚臣你看看，一个閨女家弄的泥头泥臉哩，跟土地爷样，这像啥样子哩。

兰：治山还能怕泥！

賢：你再舉！

臣：（向兰）您仙姐哩？

兰：在后头哩，一会儿就回来啦。

賢：（向臣）你也好好說說她，以后別叫她領着这些孩子們疯啦！

臣：那我回去啦。（气下）

兰：爹，我明天还去治山哩！

賢：你治啥山！您爹在外边做半輩子生意，我啥不知道，是好是坏，我会看不出来！

兰：治山是好事啊，爹……

賢：別說啦，听您爹的話吃不了亏。

仙：（上）大伯！

賢：仙哪，快点回去吧，您爹找你找的快急疯啦。

仙：不要紧。大伯！我有点事要和你商量一下，俺基建队想向社里借几个錢。

賢：借錢弄啥？

仙：大伯！

（唱）基建队干活到鳩山，天短路长費時間，

坡又滑，路又远，一来一去不方便。

下山前俺开个临时会，准备在山上把伙按，

煤油火柴都需要，吃飯不能断油盐，

坏工具不修不能用，很多地方得用錢，

特地和你来商議，請你借給几十元。

賢：（唱）哎呀呀我的天，你把我吓的一身汗。

說什么治山基建队，分明是一群孩子鬧着玩，

张咀就說要借錢，以后你用什么还？

这个責任我負不起，这件事情不能談。

兰：（唱）治山治水是大事，与咱全区都有牽連。

賢：（唱）你快点与我爬过去，別在这儿多咀乱插言。

仙：（唱）借錢还賬我負責。不要你老把心担。

賢：（唱）那鳩山是堆石头蛋，三年五年不沾弦，

我把錢随便借給你，要想收回有困难，

領導上一定批評我，社員們也会有意見。

仙：你別怕，俺龍借就能还，山一治好，馬上就种庄稼，粮食

一卖，很快就还上。

賢：你說那比吃凉粉还利哩。孩子，这不是我的錢，这是大家的，我当个會計要向群众負責。你光說打下粮食还我，粮食在那儿？您往那儿种粮食哩？种石头上？

兰：那梯田、魚鳞坑都能种庄稼。

仙：你放心吧，麦天不說，秋天一定还上。

賢：不容易呀！那鳩山是一堆石头蛋，在月五月它就能給你长出东西啦！你說秋后还賬，要是生产不出来咋办？

仙：那你就別管啦，我負責就是。

賢：你負責，你使啥負責？

仙：我到时候一定……

賢：甭說啦！我給你說实話吧，錢是有，我就是不能借給你。

兰：少借几个吧，爹！

賢：一分錢也不能借。

仙：（看賢頑固不化，就轉變了話題）大伯，去年你不是上工地包过飯么？

賢：包飯不包飯，你問这干啥？

仙：把碗、筷、大鍋借給俺使使吧！

賢：那是一大堆錢哪！給你拿去乒乓喫吃糟塌了，叫你賠吧，賠不起；不叫賠吧，財帛动人心哪！

仙：使坏了，我保證賠你新的。

賢：別說啦，越說越丑，你找別人去借吧。

〔天、芬、雷、刘上。〕

天：真討厭，下这么大，叫人家到处找！（到門口一看，見仙在房內）来吧，队长在这里。

仙：誰呀？来吧！（众进）你們咋不歇呀？半夜三更，来找我干啥？

天：队长！我明天不上山啦。

仙：为什么？

天：俺爹說啦，俺那自留地里的白菜都冻到地里啦，叫我明天进城卖菜哩！

雷：滿脑子自私自利思想。

天：我给队长請假，你管哩！

雷：我——（仙拦）

仙：丁天，治山是为了山区人民以后过好日子，咱們青年要起带头作用，要保証完成治山任务。

天：不錯，青年人在一切运动中都应该起带头作用，不过組織上对个人的家庭問題也应当照顧一点。

雷：治山和卖菜哪个重要？

天：你管不着！

雷：我就能批評！

天：我就不接受！

賢：（不耐煩地）別在我这儿吵，半夜三更把小孩都吵醒啦，要吵出去吵。

仙：明天到山上，大家开会研究一下。

天：下这么大的雪还上山！我請假。

芬：队长！我回家拿粮食俺媽不給，我也請假哩！

刘：都請假会中！

雷：有血性的青年就不怕冷，不怕苦，真金子不怕火煉。有種的青年都上山去！

天：我向你請假啦？燒的可不輕。

賢：丁天，別說啦，，坐下烤烤火。

天：哼，拿鏡子照照你自己，別在我面前耍威风。（坐下）

雷：成天光想享受！（輕蔑的）

天：該享受就要享受，你算那顆蔥。來，你坐下烤烤罷？

（謔笑的）

刘：你自己落后，还把別人看成和你一般落后。

賢：您怎么非在这儿吵咀哩，都給我出去！

〔仙等要走，天还坐着烤火。

芬：队长！我咋办呢？

仙：芬！治山是苦一些，可是为了咱山区永远幸福，眼前吃些苦算什么哩！只要你願意治山，粮食問題我同你一块去找您媽談談。

芬：只要大家去，我也去。

雷、刘：我們都去！

芬：那我也去！

仙：好，咱們去吧。（同下）

賢：天！明天別上山啦，在家劳动也中；不想在家，我这还有几个錢，咱俩合伙跑个小生意比治山强的多。

天：妥啦！子賢叔咋說咋中，我情听你的啦，天不早了，我先回去啦。（下）

賢：明天来呀。

（幕落）

第 四 場

〔薛凤仙的家里。凤仙娘焦急地等待着凤仙。

娘：（唱）小凤仙成精去治山，真叫老娘把心担，

滿天飞着鹅毛雪，寒风扑脸如針剌。

两只脚只疼的难立站，鼻子冻得直发酸。

十指弯弯伸不展，咋拿鋤头和鉄鈎。

这时候天已大半夜，家家熄灯把門关。

人人拥被床上眠，我的儿在山上受风寒，
傻闺女要把娘的心操烂，风雪夜站门外盼望儿还。

〔臣上。〕

娘：回来啦！孩子哩？

臣：（生气地）在山上哩！

娘：哎呀！这时候还在山上，你咋不去叫她回来！

臣：叫她在外边疯吧！人都给我得罪完啦，一个闺女惯的上天！

娘：谁惯她啦？

臣：她还没有爬到你头上哩！

娘：爬到我头上，我顶着她。

臣：那中！那中！

娘：你没惯她？她除了要星星你没有给她摘。

臣：好吧，等会她回来，非把她锁到屋里不中。

仙：（上）娘、爹。（仙冻得一身冰凌）

娘：唉！衣帽都冻在身上啦，脱着咯咯吱吱响。（给仙脱衣）
看看受这种罪是弄啥哩。

臣：看她明天还去疯不去啦。

仙：人家回来，您俩尽嘟噜吧！治山是好事，还说人家是疯呢。

娘：好事咋不住到山上？

仙：娘！明天俺就是要住在山上哩。都商量好了，大家都带着粮食、被子，在山上做饭，黑了在山上住。

臣：（越听越气）谁敢摸摸我的粮食，叫她指头疼。

仙：咋啦？（也有点生气）粮食是你一个人的吗？我那份哩，我的工分不够吃么？

臣：你敢再说！（要打的样子）

娘：孩子刚回来，你又……，仙，别吭气啦。